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东方兵事纪略

姚锡光◎著

中华书局

K250.6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东方兵事纪略

姚锡光◎著

李吉奎◎整理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兵事纪略/姚锡光著;李吉奎整理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1

(近代史料笔记丛刊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6997 - 6

I. 东… II. ①姚…②李… III. ①中国 - 近代史 - 史料 - 清后期②东北地区 - 地方史 IV. K250.6 K29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3454 号

书 名 东方兵事纪略

著 者 姚锡光

整 理 者 李吉奎

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责任编辑 欧阳红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5¼ 插页 2 字数 100 千字

印 数 1 - 3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6997 - 6

定 价 14.00 元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出版说明

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。限于当时条件,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只出版了少数品种,后归入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》中。

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,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,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,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,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现予以恢复出版。

恢复出版后的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,做出适当调整:

一、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,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,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。

二、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,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,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、日记、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,亦予以选

择性的辑录。

三、本丛刊所收史料，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，尽量保持其原貌，在每种史料前，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，指明史料来源、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。

四、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，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，并施加标点；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；残缺字以□代之，错字、别字、衍字（文）、文字颠倒，改正处加〔 〕；佚文增补文字加【 】，以示区别。

五、为方便使用，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、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，均加简注。

我们希冀通过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，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，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，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、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7年3月

整理说明

《东方兵事纪略》，姚锡光撰。

姚锡光，清咸丰四年（1854）生，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卒。字石荃、石泉，江苏丹徒人。曾先后入李鸿章、张之洞、李秉衡幕。任安徽石埭、怀宁知县，累保道员。张之洞（湖广总督）荐为陆军学堂监督。1907年7月，任陆军部左丞。1909年春，任殖边学堂监督，旋任陆军部右侍郎。1911年夏，参加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。入民国，历任蒙藏事务局副局长、总裁，口北宣抚使，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。1915年5月，任参政院参政。

《东方兵事纪略》初版，系光绪二十三年（丁酉，1897）刻于武昌。凡五卷，另存目（第六卷）图、表未刊。光绪二十四年北京得古欢室缩印。光绪二十五年尊经学社重刻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由沈云龙主编的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（第五辑），予以收入，系据丁酉武昌版影印，统称“史丛本”。上个世纪50年代由邵循正等编为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中日战争》之一种，是为“丛刊本”。“丛刊本”

曾于 2000 年重印。

“丛刊本”编者在介绍《东方兵事纪略》时指出，甲午战争时，著者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中，故“此书记载详赡清晰，远胜一时诸作”。又谓著者“对中日若干交涉比较清楚。他这部书写得相当全面，其中虽不免有些讹误，但很有参考价值”；“至于一些无所谓的辞句，都酌量予以删节”。著者在《自序》中，则谓其“曾于役天津，复佐山东戎幕，自甲午夏迄乙未春，往来辽碣，南历登莱，于前敌胜负之数，粗有见闻；且凡公文军电、僚友私函，及更番将吏，被兵城邑，内渡绅民，口述战状，汇录成册，积之盈篋。兹本所见闻，证其异同，并参以中外人士记载诸书，厘而辑之”。显然，该书是亲历其事者根据充分资料而撰写的。不过，因为该书成书较早，许多国内外公私文书档案，当时尚无法引用，加上许多当事人当时仍然健在，故在写作时不能不有所忌讳，写出来难免粗疏。但它毕竟是国人最早出版的研究甲午战争的著作，而且它的撰述也有明确的目的，故其价值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，这是此次重加整理出版的原因。

“丛刊本”系据丁酉武昌版标点、排印，并加了若干注。因“丛刊本”有漏排或省略，此次整理，据初刻本恢复原貌。若按事件记述完整性而言，该书还应该包括割台后官绅反应与台民抗争，以及李鸿章、张荫桓先后与日本驻华

公使间有关中日商约谈判等项内容。原书未备，盖非无因。

李吉奎

二〇〇九年六月

序

宋司马子鱼之言曰：“明耻教战，以杀敌也。”夫曰明耻，则必有可耻之事与雪耻之道，播诸命令，勒为成书，昭示国人，所以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忤。故古者不以言败为耻，而以不能雪耻为耻。左氏纪楚庄之业，谓“日讨其国人而训之”，而训辞不详，意者必称召陵城濮之辱，以警其民而生其愤。故能军不罢劳，民无怨讟。至秦孟明三年拜赐之言，吴夫差立人于庭之诏，越句践尝胆卧薪之烈，或昌言于众庶，或喻志于二三臣，要其复仇雪耻之心，其致一也。盖祸莫甚于讳败，而功莫大于知耻。方我咸丰之季，法之败于普也，其惨死忧辱之状，法人摹以油绘，演以光镜，任国人纵观；且植木表通衢，如偿德金钱体积，大书其上，所以启通国愧愤之心，迄今其国人道之，士夫涕洟，妇孺切齿，故甫蹶而即振。远征上古则如彼，近鉴泰西则若此，而知古人《小戎》板屋之诗，皆其士大夫忧患之心所积而致也。

甲午乙未之间，中东一役，我师屡挫，致弃台湾、偿巨款，痛深创巨，几致露根，此我中国宗社安危之机，且东方人类存

亡之键也。而我所以致败之由，与彼所以毒我之故，搢绅之族，或知之不详，何有民庶。通都大邑，或言之无稽，何论僻远。推原其故，盖在官文牍每以隐饰而掩其真，私家记载，又以噤囁而丧其实，甚或援尊亲之义，为曲讳之文。夫四郊多垒，卿大夫之辱也。今中东一役，乃封疆之吏、将帅之臣，内无整军经武之谋，外无致命遂志之节，遂贻忧君父，上累庙谟，乃致天子忧勤，临朝太息。夫岂至尊至亲有可讳之端，而乃假此义以掩天下之耳目，将以忘其败者，并忘其耻，遂并其雪耻之志亦付诸淡忘。诗曰：“天之方蹙，无然泄泄。”凡我士民，同处此高天厚地之中，何用是泄泄为也。

锡光曾于役天津，复佐山东戎幕，自甲午夏迄乙未春，往来辽碣，南历登莱，于前敌胜负之数，粗有见闻；且凡公文、军电、僚友私函，及更番将吏，被兵城邑，内渡绅民，口述战状，汇录成册，积之盈篋。兹本所见闻，证其异同，并参以中外人士记载诸书，厘而辑之。首以衅始，终以台湾，并证以表图，凡为卷六，为篇十，为表一，为图一，名之曰《东方兵事纪略》。以上追古人明耻之风，并以当法人油绘木表之意。曰兵事者，言不成为战也。

呜呼！我朝肇基大东，混一区宇，我太祖以“七大恨”告天，遂夷叶赫、定辽沈，此圣人之心也，惟不讳也。今上乙未四月十四日之诏，明谕我君臣上下，坚苦一心，痛除积弊，此中兴之兆也，在雪耻也。凡我臣民，其各以太祖之心为心，以

乙未四月诏书之志为志，以冠带之伦、神明之胄覆亡之惧为惧，则我中国庶有豸乎。谨以区区，质诸知耻之君子。

光绪丁酉冬丹徒姚锡光自序

目 录

序	1
 卷一	1
蚌始篇第一	3
援朝篇第二	20
 卷二	31
奉东篇第三	33
金旅篇第四	46
 卷三	57
辽东篇第五	59
山东篇第六	71

卷四	83
----------	----

海军篇第七	85
-------------	----

议款篇第八	100
-------------	-----

卷五	125
----------	-----

台湾篇上第九	127
--------------	-----

台湾篇下第十	138
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六

表第十一(未刊)

图第十二(未刊)

卷 一

衅始篇第一

自中国艮维左转，斜伸入海，是曰朝鲜。而山川蟠薄，郁积不尽，起伏洪涛巨浸间，东折而南，播为岛屿，为日本，为琉球，为台湾，皆环峙东瀛。而日本为大，凡三大岛：其北之对马岛与朝鲜之釜山仅隔海峡，西之长崎与我浙江之普陀相值，南之萨摩大隅与琉球三十六岛吞吐断续，渺弥相望，实为神州左臂。台湾亘古洪荒，我朝康熙时芟郑氏，遂入版图，置郡县，设官吏，如内地。朝鲜、琉球，旧属中夏，前明以来，朝鲜事中国尤谨。本朝龙兴，曷煦覆育，列藩东土，世为外臣。

日本环海为国，如琉球、台湾，风俗种族颇类中土，自汉已通音问，而以界越瀛海，中国度外置之，及唐宋间乃有我商民浮海贸易。至元世祖命忻都、范文虎相继东征，为用兵之始；师卒无功，而贸易亦绝。至明复通，而江、浙、山东沿海寇

钞之祸起于嘉靖间，历数十年而后定；然犹其奸民肆扰，非出自国命也。万历间，其关白丰臣秀吉大举入朝鲜，覆其八道。值明季积弱，极天下兵力不能扫荡。会秀吉死，罢兵，朝鲜乃复。我朝定鼎燕京，王师南下，莫浙、闽。时郑芝龙及唐、鲁二王叠往请援日本，皆却之。而我商船之东渡者日众，日本设奉行三员于长崎，领我诸商。

道咸以后，中国海禁开，泰西诸国立约互市，市埠布江、海各口。同治元年，有日本官至上海，因和兰国领事请贸易如西洋无约各小国例。日本长崎奉行遣僚属附和兰船赍货至上海，因和兰领事谒上海道吴煦，请曰：“向只与和兰通商。自英、法诸国挟以兵威，逼令立约，利权为西洋占尽，无如力不能制，未能拒绝。我官民等会商，金谓若自行贩货，分赴各国贸易，或可稍分西商之势。今既到上海，愿仿照西洋无约各小国例，不敢请立和约，惟求专来上海一处贸易，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诸事。”通商大臣苏抚薛焕许之，是为日本通市之始。三年，复因英国领事巴夏礼请，许其商民自报我海关纳税。七年，英国领事复为请照料其游历过境官绅，其商民亦自请入内地传学术、营商业，验护照听行。是为日本交涉之渐，然皆其霸府德川氏时事也。

盖日本自大将军秉政，北条氏、足利氏、织田氏、丰臣氏相继制国命，号幕府，称霸朝，垂六七百年。德川氏颇能以文治平其国，故二百年来，海波不惊者以此。当我道光时，美、英、俄诸国亦叠以兵舶入其境劫盟，霸府不能御。于是攘夷议起，继以尊王，处士朋兴，喧嚷雷动，外藩乘之，迭起称戈，